

成功者

访谈

李毓梅 蒋晔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功者访谈/李毓梅、蒋晔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15-04269-3

I. 成… II. ①李…②蒋…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92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25 字数 531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46.00 元

33/12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萧 芳 爱您 100 年	(1)
李剑晨 中国水彩画的开山大师	(14)
“晚晴居”主人苏金伞	(26)
佟冠亚 历尽沧桑 痴心不改	(40)
李霞生 埋没民间半个世纪的齐派画家	(52)
刘延涛 “诗书画三绝”	(62)
姚雪垠 历史无情	(70)
吕佛庭 读天地之大典 惠后世以宝藏	(80)
袁家骝、吴健雄 龙凤呈祥的物理学家	(93)
于黑丁 漫漫人生路	(114)
秦岭云 天地是吾师	(127)
卢光照、程莉影 激情花 激情鸟	(137)
时乐濛 一个音乐大师的故事	(148)
魏紫熙 兀立天地间	(160)
晏 甬 开拓者	(174)
赵 汎 道出一代人的思索	(184)
陈宪章 我们要寻找您的魅力	(196)

韩作黎	尽情去爱祖国的花朵·····	(208)
魏 巍	最可爱的人·····	(219)
柏 杨	带箭奋飞的鸿·····	(230)
非凡的马金凤	·····	(240)
赵浩生	因为我们还年轻·····	(253)
穆 青	永远不忘人民·····	(268)
《朝阳沟》之父杨兰春	·····	(281)
王广亚	情系故园·····	(293)
常香玉	中国豫剧的太阳·····	(306)
品清玉立阎立品	·····	(318)
王仁民	黄河就是我的家·····	(330)
书画大家陈天然	·····	(338)
附:陈天然打井	·····	(351)
李 準	我是一辈子不画句号的人·····	(362)
乔典运问天	·····	(373)
王基笑	音乐是我的生命·····	(385)
南 丁	我和新世纪有个约会·····	(403)
庾 弦	坚守精神圣地·····	(413)
靳尚谊	用艺术呼唤万物之灵·····	(425)
侯德昌	太行浩气惊天下·····	(438)
张 凭	艺术就是辩证法·····	(450)
您走好啊!靳校长	·····	(462)
张一弓	孤独的跋涉者·····	(474)
段荃法	一个作家的背后·····	(488)
李铁城	一个思考人生的人·····	(503)
王成喜	梅花是我 我是梅花·····	(515)
张 海	中原文化的使者·····	(526)
王怀让	走进人民心中的诗人·····	(537)



孙 荪	文学的朋友	(549)
王清芬	艺不惊人死不休	(563)
二月河	我有话要说	(575)
王 澄	大隐于市	(588)
庞中华	精神财富的亿万富翁	(600)
鲁枢元	呼唤精神生态	(613)
郭小林	梅花香自苦寒来	(622)
谷秀荣	秀出空谷一枝荣	(632)
肖 红	为了举世瞩目的世纪盛典	(646)
思考+感激	(蒋 晔)	(654)
真诚相对	(李毓梅)	(658)





萧劳

爱您 100 年

萧劳，原名禀原，字钟美、重梅，别号萧斋、善忘翁。103年前(1896)出生于河南浚县。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积极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曾任民国时期河北省几个县的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在诗词、书法方面硕果累累，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以创作旧体诗词而享誉全国的大诗人。他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社长、中山书画社副社长和中央

文史馆馆员。

您是 19 世纪末人，
您是 20 世纪末人，
您是 21 世纪曙光中的人。

您曾是满清人，
您曾是民国人，
您是共和国人。

您是 76 年前五四运动中
火烧赵家楼的最后一位见证人。

我说：您还是一位后不见来者的风格独特的旧体诗
大诗人。

——题记

用我们的心血和汗水写成的这篇文章，敬献给德高望重的世纪老人——萧劳先生 100 岁大寿。

萧劳先生 100 岁了，生日是农历十月初八，也就是阳历 11 月 29 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关心他、热爱他的众多人士。人们衷心地祝贺老人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人们衷心地赞颂老人，因为他一生高风亮节、创造不止。

国庆节前夕的一天，风和日丽，我如约来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小区一栋高层住宅，乘电梯到达 7 楼。轻按门铃，迎接我的正是萧劳先生的儿子、原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的萧骅昭研究员。他说：“父亲虽然 100 岁了，但思维很清晰，听力还可以，就是走路困难，说话更困难了。他爱激动，你这次来访，我事先就不敢给他说，否则，他就一直提着劲等着你。尤其是对家乡来的人，更是如此了。咱们过去，先见见我父亲，把来意说一下，让他高兴高兴，然后咱们聊。我现在也上了年纪，退休在家，把精力全部



放在整理我父亲的诗文和有关资料上了。”

我们一边轻声细语地说话，一边静静地走过朴素、干净、书香浓郁的客厅，停步在一个房门前。门开了，萧劳这位百岁老人正端坐在一片温暖的阳光里，那阳光无言有情地洒落在老人的身上。他安详、慈祥，鹤发童颜，就像一尊菩萨。我兴奋地走过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握住百岁老人那布满风云沧桑的手啊！当我用河南家乡话一字一句慢慢说出“我是从河南来的，是来看望您老的”这句话时，只见老人神情顿时为之一振，眼睛为之一亮。老人的儿子在旁边说：“父亲今天见到了家乡人，有了高兴劲儿。”此时此刻，我被这种气氛感染了。这位老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绝对是非凡的，是不同寻常的，给人一种高贵感、神奇感。他那微微的笑，让您永记；他那静谧的坐姿，让您永记；他那飘逸的一生，让您永记；他那 100 岁的好年龄，让您永记！

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笔者：您父亲在清朝生活了多少年？那个年代的国耻、国难，对您父亲产生了哪些影响？

萧骅昭：我父亲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他在清朝生活了 15 个年头，就赶上了辛亥革命。当时，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卖国求荣，耻辱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这种情况刺激着我父亲，也刺激着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父亲告诉我们说，他当时心情非常郁闷，一考入北京大学，就以一个激进学生的面貌出现在校园里。

笔者：您父亲是在什么时候考入北京大学的？他和谁是同学？当时的老师是哪几位？

萧骅昭：我父亲是 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他特别喜

爱诗词,所以就上了中文系。他和邓中夏、许德珩是同学,和邓中夏是一个班。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他们的老师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

笔者:我的研究生导师彭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他是五四运动研究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邓中夏、许德珩都是当时最杰出的学生领袖,他们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他们都为中国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您父亲也在北京大学。他既然和邓中夏、许德珩是同学,又接受到那么多高师名家的革命引导,他肯定参加了那场惊心动魄、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划时代影响的五四运动。

萧骅昭:当然参加了。我父亲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的思想基础,他的所见所闻,他所在的北京大学那个环境,决定了他不可能袖手旁观国家的日益衰落,他不可能熟视无睹我们国家任人欺侮、宰割。他那时正上大学二年级,23岁,风华正茂,他和同学邓中夏、许德珩一道参加五四运动是必然的。我父亲非常怀念那一年,每当回忆起来,他还是那样慷慨激昂。父亲曾写过一篇回忆录,其名叫《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就详细记载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你们可以看看,可以向社会披露: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乘机强迫我国承认《二十一条》,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我国出席代表抗争山东问题无结果,举国南北群情激愤。5月4日前夕,同学通知我,次日游行示威。那时我名叫萧稟原,正在北大读书。这天北大同学赶制旗帜,忙碌到深夜。旗帜、辞句并无统一规定,可以自由书写,大概是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安福系,罢免曹、章、陆,等等。

5月4日早8时,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出发之前,在马神庙理科大课堂前集合。蔡元培校长对大家演说,意在劝阻。这

大概是为避免那时北京军阀政府的责难,是一种不得已的敷衍行动。同学将他推开,说明为挽救当前局势,为外交作后盾,表达民意,警告当局,有示威游行必要。说完了便整队出发。

国立八校约定在天安门集合,向前门行进。打大旗的有许德珩等同学。目的是从东交民巷通过,指南小街东面的赵家楼曹汝霖住宅。那时东交民巷称做保卫界,包括台基厂在内,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他们有自己的巡捕,和天津、上海租界一样,还驻扎着各国兵营,游行示威队伍不能自由通过。学生们于是推出代表向使团交涉。当时,值年公使召集各公使会议,结果决定不允许队伍进入。往返协商约两小时之久。那天气候炎热,尘土飞扬,游行同学无不汗流浹背。不得已队伍走出前门,由打磨厂向东,出东口复入崇文门,高呼口号向赵家楼挺进。

到达赵家楼,曹家大门紧闭,攻打不开。同学从邻街后窗爬入宅内,将大门栓打开放入队伍。那时院内有警察十余人,持有枪械守卫,但对学生并无抗拒,只站在远处观看。先进入的是一个四合院,院内空无一人。屋内储蓄古董器物很多,一时均被捣毁。后队不知前队已攻入院内,仍用砖瓦石块向内抛掷,以致学生中有数人受伤。继而发现曹家眷属全住东院洋式房内,阶前停放汽车,学生们一拥上前砸毁之。曹汝霖的父亲、妻妾、儿女蜷伏一处,学生没有殴打他们。之后,由警察将曹的家属高举,从群众头上抬出安置。曹汝霖妾、名妓苏佩秋亦在内,被警察数人捧出。他全家人口未受丝毫伤害。

同学们在愤怒呼喊声中,索曹汝霖不得,有人说队伍未到之前,曹、章、陆正和日本人开会商议对策,见势不佳,跳墙逃跑。章宗祥尚未逃出,留在院内,被人发现,群众将他打倒在地。他满身瓦砾,佯死不动,队伍散后警察才将他救出。



直至下午3时,学生已有少数自由散去。我行至曹家门
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
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
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
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学生。

这时大批警察、宪兵、消防队员和卫戍司令部的步兵闻讯
驰来,开始灭火捕人,秩序大乱,并且发生格斗。有些学生被
捕,先是押在警察厅,后来转送法院审讯。那天攻打赵家楼与
军警格斗时,北大同学郭钦光受伤,回到宿舍便在夜里死去,
可说是为国捐躯。过了几天,学生联合会假北大法科大礼堂,
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屋里院外都挂满了挽联。

我父亲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写了好多诗词,其中有一首词,名
叫《一萼红·纪念五四运动58周年》,他是这样写的:

好神州,
正中原板荡,
残缺叹金瓯。
强虜窥邻,
大官卖国,
万众喋血同仇。
伐钟鼓,
传出声讨,
尚方剑,
期斩佞臣头。
数罪椎胸,
高呼振臂,



成功者访谈

队引龙虬。

破户摧垣先入，
乍堂骤瑰丽，
梦断温柔。
行负炎黄，
身蒙垢秽，
章惇桡机贻羞。
泄愤怒，
犁庭扫穴，
燃燭火，
一炬赵家楼。
五十八年回首，
嗟我仍留。

笔者：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攻入曹汝霖室内、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如果至今健在，也是 95 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根据老师的要求，全程步行实地考察五四运动的游行线路，并去过赵家楼。那是个很小的胡同，能涌进的学生不会很多，只有在队伍前列的学生，才能够攻进曹宅，绝大部分学生进不去。我查了一些资料，可以肯定地说，您父亲就是那场火烧赵家楼壮举的最后一位历史见证人。

萧骅昭：我父亲最引为自豪的，就是他在国难当头之时，曾为捍卫祖国利益，尽了一份努力。



二、特殊文豪

笔者：您父亲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一代新人。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为校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在校任教，他们积极地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因而掀起了影响中国至今的文学革命。新诗因之而风靡全国，成为一代风尚；而旧体诗则迅速退却，影响渐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最令人感到奇特的是，萧劳先生在革命行动上、思想上，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学生；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却一反常态，与众不同，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新诗，这本身就令人深深思索。

更奇特的是，萧劳先生的百年春秋，诗情、诗思像泉水一样喷涌，洋洋洒洒写下了万首旧体诗词。其数量，在中国当代，肯定是高居第一；在历史长河中，可与之在数量上进行媲美的也仅有宋代大诗人陆游和清朝皇帝乾隆了。

萧骅昭：父亲在青年时代，是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行动上可以说是革命的。但是他在文学创作上，却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这主要是家学原因。父亲出身于诗书世家，父亲的爷爷萧承恺就著有诗集《补目耕室诗草》。我爷爷萧亮飞，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就以诗书享誉开封，与朱祖谋、黎献臣等酬唱诗坛，当时人称“夷门十子”。爷爷还著有《千一楼诗草》、《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等。父亲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对国学特别感兴趣，他受教于黄节、黄侃、吴梅等名师，专攻诗词曲。他在这方面的基础，可以说很扎实。从少年时代开始做诗，数十年来，诗词曲创作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论在坐卧起居的任何时候，都是诗思不断。这一



点,让我十分奇怪。据不完全统计,他做诗已超过1万首。同样境致的诗词很多,但是他的感受、角度、诗句都不相同,看似平凡易懂的诗句,其里面却隐含着很多典故,你如果对历史、对文学了解不深,那就很难理解透彻。有好些成语、典故在辞典的哪一页,他都记得,你一翻,准是。我在整理父亲的诗文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真神了!有他这种功底的学者,现在很少。

在父亲身上还保留了不少古人吟诗赋唱的遗风。前几年,我们住在天坛公园附近,父亲和他的几个诗友,常在天坛公园或陶然亭公园聚会,面对如画的风光和悠久的历史,触景生情,写诗做词,相互推敲。他们还相互命题,分韵做诗,探讨诗词规律和意境,吟哦不停,孜孜不倦。父亲当时已是八九十岁了。他每天早上拄个拐杖,不让我们搀扶,也不让我们陪伴照顾,步行到天坛公园,或从天坛的东门进、西门出,再走一段路进入陶然亭公园,常常是中午不回来,他和诗友们在一起玩。天天如此,竟坚持了六七年。有时,还自己挤公共汽车去。

父亲这一生太爱诗词了,他工作可以不要,别的爱好也没有,就是一门心思在诗词上。他们那公园中的“沙龙”,对于诗词的创作与提高,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尤其是父亲还带了一些学习古典诗词的学生,这对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好的影响。

笔者:萧劳先生的诗词有哪些特点?

萧骅昭:父亲写诗做词,特别讲究格律。古典诗词的每一种体裁他都写过,如古言诗、七律、七绝、五律、五绝、词和散曲,等等。父亲所写内容极为丰富,有赠寄朋友的、寄情山水的、写给家人的、祝贺节日的、回忆历史的、记述时事的、想念家乡的、表现爱国的,等等。凡是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能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而且写得很好,那种意境是一种享受。

笔者:您父亲的诗词当中,家人认为最珍贵的是哪些作品?

萧骅昭:是反映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地震诗,有100多首。



大地震发生之时、发生之后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感受，父亲都写有诗。他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他不但不惊慌，反而有心思做诗，可见他是多么处之泰然。我估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用诗的形式来详细记述地震灾害及其感受的：

一闪地光上烛天，
殷雷遥听地声连。
突然惊醒侵晨梦，
簸荡床如海上船。

这首诗反映的就是地震发生那一刹那的情景。后来，这些诗词结集出版了《震余集》。

笔者：到目前为止，萧劳先生已出版了几部诗集？

萧骅昭：有《弃余集》、《草间集》、《北征草》、《震余集》、《秣陵吟草》、《萧劳诗词曲选》、《萧劳诗词曲弃余集》、《萧劳诗联自书墨迹》、《萧斋吟草拾遗》。还有好多诗词散之社会，另外有一部分在家里尚未整理出来。我父亲前两年还静坐家里写诗呢！

笔者：您父亲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萧骅昭：父亲最后悔的就是不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把 16 册几千首诗的手稿给烧了。这是他最伤心的事。

笔者：萧劳先生这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诗词创作，而不是书法。可是他在书法上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诗人的名声，这可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疏忽，这肯定也是您父亲最不喜欢的地方。

萧骅昭：你说得对。我父亲最看重的是他的诗、词、曲，他认为把字写好，是本来应该做好的事情。光把字写好不行，要懂得字句的含义。书法家首先应当是一个诗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写字的时候，抒发真实的感情。不是写自己的诗句，书法中的感情就少多

了。要诗书合一，诗在前，书在后，不会诗，哪会书啊？书法是皮毛，是表面形式，而诗才是实质，才是内容。诗书就是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所以，我父亲的书法作品，没有一幅是书写别人的诗句，都是写自己的诗，写自己的感受。很多人说我父亲是书法大家，这说得不完全，父亲首先是一位大诗人，第二位的才是书法大家。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专门表达了诗书之间的关系：

作书须学问，
否则俗且伧。
学为书之神，
学富笔纵横。
学为书之骨，
骨立书峥嵘。

三、人间乐事属儿童

笔者：萧劳先生高寿 100 岁，其中必有养生秘诀。作为家人，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萧骅昭：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是他一生乐呵呵的，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红过脸。父亲心里不装事，从来不忧愁。他为人宽厚，心地善良，对人特好，外面的嘈杂似乎与他关系不大。有个故事最说明问题：1976 年唐山大地震，父亲南下南京去躲避震灾。火车上很挤，80 岁的父亲靠窗而坐，眼望窗外。硬座车厢里那混浊的空气、吵闹的声音，他全然不觉。他似乎不在车内，而在车外，窗外的景物已经引发了他的诗情。到达南京时，父亲已经做诗数十首了。他从南京回北京途中，也是如此。父亲这种旅途中的心境，就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最好的写照。

另外,父亲长寿还与遗传有关系,我奶奶就高寿 98 岁。

笔者:萧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赋闲在家,没有参加工作,当然就没有任何工资了。他一点都不发愁吗?

萧骅昭:他一点都不发愁。这几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诗词和书法创作上了。至于生活嘛,我们兄妹几个有工作,我妈有工作,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也过得去。也正是父亲没有工作、没有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冲击,这倒变成了好事,保护住了父亲。这也是我父亲这一生当中很特殊的地方。我估计,这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很少见的现象。

笔者:萧劳先生曾在民国时期的河北省任过 5 任县长,又在河南省政府工作过一段,那他为什么最终告别政界,弃之而去呢?

萧骅昭:父亲最佩服韩愈、陶渊明、苏东坡和郑板桥,他认为为民做事、两袖清风的一生才最好。他老是说:政者,正也。父亲不信邪,当县长时也不和当地的土豪劣绅混在一起。这些劣绅们为了称霸乡里,就要找县长这个靠山,给我父亲送钱送礼。他根本不睬这一套,一概拒之门外,这当然得罪了人。这些土豪劣绅串在一起,向上告状,不让他干下去。所以,后来抗战一爆发,我父亲就彻底告别了政界,淡于政事,对官场厌倦了。

笔者:您父亲现在身体怎样?

萧骅昭:很好。父亲现在什么病也没有,目前的状况全是自然界正常的衰老。他没有疾病,看上去还挺年轻,不像 100 岁的老人。生活起居都很正常,吃硬食物不行,就吃软的食物。他特别喜欢喝豆浆,喝了一辈子也不烦,现在每天早上还喝一大碗。

笔者:您父亲喜欢过年、过节吗?

萧骅昭:特别喜欢。每当过年、过节,父亲都来劲,特喜欢家人团聚,十分疼爱儿孙辈。他在 86 岁那年,有了曾孙,实现了四世同堂,他高兴坏了,写诗不少。父亲喜欢除夕之夜,跟孩子似的,还有守夜的习惯。他有一首词写除夕家宴,那欢乐劲儿,你一看就明白

